

民族性与世界性

——崛起前的争鸣

陈众议

拉美文学崛起于五六十年代。在此之前，拉美作家有过无数次的奋袂与努力，争鸣与骚动。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便是围绕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而展开的。

最初的争论来自较为宽泛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建构问题。围绕继承与借鉴、传统与创新、民族性与世界性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拉丁美洲文人的认识并不一致。

其实，认知上的不同和做法上的差异一直存在。从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到先锋时期，拉丁美洲文学的任何一次骚动，都伴随着对诸如继承与借鉴、传统与创新、民族性与世界性等关系问题的思考以及对由此演绎的不同路数的取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处于文化先锋地位的欧洲艺术家失去了重心，世界文化的中心开始由欧洲大陆向相对稳定的美洲转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取得了它在经济、政治甚至文化上的霸权地位，拉丁美洲也由于远离战争及国际市场石油和农作物价格的急剧上涨等各种原因而颇具活力。面对战火纷飞的欧洲与世界，一些拉丁美洲文人甚至不无幸灾乐祸地认为：“美洲文明的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何为美洲文明？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又不尽一致。

在理论上，墨西哥作家巴斯康塞洛斯在《宇宙种族》（1925）中所阐解的观点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拉丁美洲文人的赞同。巴斯康塞洛斯声称：

拉 美洲种族（宇宙种族）的显著特点是她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决定了她的无比广阔的宇宙主义精神，她对荷马、柏拉图、维吉尔、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和歌德等无不了如指掌，如数家珍……^①

30年代，巴斯康塞洛斯还亲自到拉美各国游说并邀请米斯特拉尔、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等访墨，以便共同创造一种拉丁美洲文化，一种基于多种族、多民族融合的“宇宙精神”，具有开阔的视野、开阔的胸怀和无与伦比的创造力。

为实现共同缔造“宇宙种族”的梦想，巴斯康塞洛斯的计划包罗万象。在文学艺术方面，巴斯康塞洛斯主张作家、艺术家走出美洲，走向世界。在他看来，拉丁美洲的民族性

^① 转引自库埃斯塔的《“当代派”与先锋主义》（墨西哥，1937年版），第15页

与世界性是可以划等号的。由于她的种族构成、她的文化混杂和政治环境(对一切先进思潮兼收并蓄、来者不拒),拉丁美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区域。所以,她的艺术表现最能得到世界的认同。巴斯康塞洛斯常常拿墨西哥壁画的成功以及它在全世界人民心灵中激起的震撼、引起的共鸣,来说明“宇宙种族”的巨大的创作潜能。他认为激进的本土主义思潮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认为某些本土主义作家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认为因循守旧、抱残守缺、闭目塞听是懦弱的表现,认为一味地纠缠现时、沉湎历史、不敢正视未来,不愿向世界敞开胸襟是自卑的显证。

反之,本土主义(又称地域主义或地区主义)者(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更关注社会现实及其血淋淋的由来,试图通过文学艺术暴露社会不公、改变社会面貌。他们批评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是掩盖现实矛盾的神话。“宇宙种族”只是有关人口构成的一种说法,并不能真正解释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民族特性。墨西哥作家雷布埃尔塔斯坚信民族性即阶级性,当拉丁美洲尚处在种族要翻身、人民要革命、国家要独立的关键时刻,当千百万印第安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广大劳动人民尚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渊藪中挣扎的时候(“没有自由,没有人格,没有一切”),何谈“宇宙种族”?在他看来,巴斯康塞洛斯的所谓民族性,包含着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在拉丁美洲,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西方文化。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民族性乃是印第安人的血泪、黑人奴隶的呐喊和广大劳苦大众的汗水。在他们看来,印第安人的草鞋、黑人奴隶的裸背、工人农民的麻布斗篷远比“哗众取宠”的壁画和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更具民族性,因而也更能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与认同。^①

这些看法颇使人联想起几年前中国文坛关于民族性、世界性的争论。前卫作家把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的希望寄托在赶潮即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点上,而乡土作家却认为最土

的也是最民族的,最民族的也是最世界的。“寻根派”和中国电影“第五代”也许正是基于类似的认知与了悟,结果也颇受洋人的关注。当然,“寻根派”、“第五代电影”和乡土文学差别很大,不能同日而语。它们在扬与弃、取与舍等诸多方面有天渊之别。所必须指出的是,别人的兴趣未必都是认同,也许只是好奇;而别人好奇的也许恰恰是你的“洋相”,而非民族或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因此对别人的兴趣应当一分为二。

终于,巴斯康塞洛斯的不乏乌托邦色彩的“宇宙种族”思想由于前卫艺术家们的支持而逐步演化成了美好的梦想。巴斯康塞洛斯从大处着眼,确有掩盖阶级矛盾、回避现实问题的倾向;而本土主义者恰恰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对他进行了“清算”。

虽然,三四十年代风行于拉丁美洲的宇宙主义思潮很大程度上便是受了他的影响;不过,当宇宙主义作为一种泛美思潮流行起来的时候,“美洲文明”的含义发生了变化。

较狭隘的民族主义(土著主义是其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和愈来愈受先锋派惯性驱使的宇宙主义分道扬镳:前者着眼于美洲印第安文化,把印第安文化当作“美洲文明”的主要基石;后者鉴于美洲文化的多元性而力主放眼世界,来者不拒地实行“拿来主义”。

土著主义是拉丁美洲文化寻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19世纪独立革命后拉丁美洲人民的又一次觉醒。

谁都知道,美洲曾经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世界。印第安人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令同时代欧洲人折服的古代美洲文明。然而,在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法殖民统治时期,这一古老文明惨遭蹂躏,几乎被完全淹没。独立战争后,拉丁美洲虽已从欧洲宗主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却仍然不能顺利地建立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帝国主义对它的控制、掠夺和渗透从未停止。在19世

^① 雷布埃尔塔斯:《仙人掌》,《墨西哥人》(墨西哥,1938),第3期。

纪乃至 20 世纪初叶的拉丁美洲,占统治地位的仍是西方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文化开始受到普遍怀疑。反对西方列强的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三四十年代席卷拉丁美洲的文化寻根运动便是新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革命。不言而喻,使拉丁美洲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世界的印第安文化在现实斗争中具有特殊意义。这也是当时产生土著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因。在印第安人聚居的墨西哥、秘鲁和中美洲,一些旨在维护土著利益、弘扬土著文化的协会、中心应运而生。1940 年,墨西哥民族民主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在实行石油国有化的同时,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美洲土著主义大会,并创立了第一个国家级土著主义中心,以便协调和促进方兴未艾的土著主义运动。

在文学方面,围绕着土著主义问题,出现了两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一是古印第安文学的发掘整理,^①二是土著主义小说的再度兴盛。

早在浪漫主义时期,就曾流行过“土著主义”。当然那是一种关于印第安人的理想化表演,是针对欧洲现代文明悲剧而言的美化了的原始与落后。而三四十年代(个别地区甚至更早)的土著主义却是剥去了伪装的赤裸裸的真实。厄瓜多尔作家豪尔赫·伊卡萨的《瓦西蓬戈》(1934)、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的《金蛇》(1935)和《广漠的世界》(1941)等等不仅是色彩暗淡、格调阴郁的印第安村社的风俗画,也是揭发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暴行的控诉状。这些作品没有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也很少有性格描写(它们的人物是类型化和群体化的,是整个印第安民族以及与之相对立的外部世界),由于它们把种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暴露得过分真实、直捷,曾招来非议。不少人贬毁这些小说是不合格的小说,因为它们过分强调逼真、追求社会效益而忽视了审美价值。然而,小说总还是小说。无论土著主义小说的政治、艺术倾向如何,作为拉丁美洲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期的艺术表

现,它们不但具有很高的认识意义,而且为意欲深层次发掘美洲种族意识的魔幻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

宇宙主义作为先锋派思潮的集成与整合(同时启开了拉丁美洲文学多元化发展的闸门)并非有意轻视印第安文化,但却仍把侧重点放在了借鉴西方及外来文化之上。

阿方索·雷耶斯有句名言:“拉丁美洲是世界筵席的迟到者,但她必将成为世界的晚到的筵席。”帕斯又曰:“出走是为了回头。只有浪子才谈得上回头。”与此同时,阿根廷的“宇宙主义”者呼吁人们走向世界,呼吸新鲜空气,“用新的目光、新的感觉审视一切”(这样,阳光下必将重新充满新鲜事物)。博尔赫斯还自告奋勇地从诗坛过渡到地域主义、民族主义“负隅顽抗”的小说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世界性丑闻》(1935),信誓旦旦地要用想象的“大宇宙”取代现实的“小世界”。

文学的历史像河流,有低谷旋涡,也有高峰浪尖;有奔流直泻,也有迂回曲折。20 世纪初叶无疑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特殊时期,充满了火药味儿,思潮更迭,流派消长,可谓史无前例。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先锋派思潮迅速消退。这时,一直处于“边缘”和“近邻”地位的拉丁美洲作家的赶潮也随之冷却,他们开始审视和反省自己。于是,由巴斯康塞洛斯提出的“宇宙种族”思想迅速转换成为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整合精神。在这种整合精神的驱使下,拉美作家博采众家,取其所长。于是,拉丁美洲文学由多源而走向多元的繁荣时代迅速来临,文学“爆炸”始现端倪。

是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重要流派、思潮无不发轫于三四十年代,也无不受惠于上述争鸣。□

(作者单位:社科院外文所)

^① 绝大部分古印第安文学经典都是在三四十年代陆续破译并整理出版的。其中最主要的有玛雅神话《波波尔乌》、《契兰·巴兰之书》,等等。